



大不同

■ 陈绪伟

开着奇骏车的谭章，行驶在高速路上，趁着国庆节回家乡，看望离别已久的乡亲们，还想为家乡建设再多捐些钱。

扫视车窗外，一路风景如画，他感叹昨日今朝大不同了。车离家乡越来越近，他脑海就浮现出六年前国庆节，开车回到家乡的情形。那时，砂石公路只通到乡政府门前，熟悉的乡亲们早已在那等候。一下车，大家热情地围着自己转，刚取出车里一份份礼品，马上就被“瓜分”了。眼见当时乡村的苍凉，生活贫困的乡亲，他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

谭章家乡的村，不仅边远偏僻、交通不便，而且还是县上有名的特困村。他离开家乡，到南方去创业，历经艰辛和拼打，终于业已有成当了老板。随他而去的父母，经常提醒他：“做人莫忘根本，富了不忘乡亲”。于是，他隔三差五回一次家乡，既看望乡亲，又带些人外出创业。特别是六年前，他回到家乡，捐资修建了一座通乡混凝土拱桥，彻底解决了村里娃子上学、乡亲们出行的困难，所以很受家乡人爱戴，得到了镇里县里领导的赞赏。对此，他非常心安理得，也暗自窃喜。

一天半的路程，奇骏车开到了乡政府门前，一个指路牌，让谭章刮目相看，宽阔的通村水泥路，直接延伸到偏僻家乡的村址。早就手机联系了的乡亲们，今天在这里却一个也没见到，心里不免有点失落。眼前乡政府原来的小院坝，如今变成了宽敞的休闲广场，一排排常青树，随风似乎在向他招手致意，低落的情绪多少有些安

慰！他继续开着车，驶向那条熟悉而又陌生的通村大道，一路秋风徐徐，窜入鼻孔一股股稻香。透过行道树的间隙，那过去的村落、院子、农户，清晰记得的泥巴墙、草屋、瓦房，都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并排、成街式的两层、三层，甚至是六七层新崭崭的楼房，矗立在金色田野与山水丛林中，好像精心设计的园林式城镇那特有的景观。

车开到了村部，“滴滴、滴滴”，谭章特意按了几下喇叭，兴致冲冲地下车，等待乡亲们热情地迎接他。然而，没有一个人赶来。不一会儿，有几个乡亲来到村部，见他笑脸地招招手，“你稀客啊，回来了！”打个招呼，还没等他提出礼品，就进村部办事去了。他那热乎的心，又一下子凉了半截。村干部听到他回来了，赶忙出门亲热地招呼他，请他进村部坐坐，这才让他那冷落的心情，渐渐又热乎起来。可是，谭章万万没想到，当他提起几袋礼品，走进村部送给那几个乡亲们时，不仅却被婉言谢绝，他们还麻利离开了村部。他欲把这些礼品，递送给村干部时，“昨日今朝事不同呢！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村部都有监控哦，不能让我们犯错误哟！”村干部严肃认真地劝解道。这一下，让谭章感到很尴尬，失落的情绪似乎到了极限。心想，这也六年没回家乡，当年热情的那个场面，如今咋都不见踪影了呢？！

疑惑而目瞪口呆的谭章，被村干部看出来。村支书麻利说，“有请先坐下，喝口热水茶”，随即双手递去一杯茶。缭绕的热

气，似乎温暖着秋凉，也热乎着心情凉冷的谭章。他没落坐，眼见村部原来的柴凳子，变成了牛皮靠椅，心里不免疑惑乡亲们的现实生活，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状况。村主任猜到了他的心思，笑容满面地指着墙上“美丽乡村建设规划”说：“昨日今朝大不同啰，家乡村这几年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这全靠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好，去年村上就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乡亲们都脱贫致富了，该过上小康生活了呵！你带的那些礼品，村里超市都有，今非昔比呢！”说到这里，一位老大爷走了进来。他认得，是原来住一个院子的张叔，手里拿包红彤彤的“大中华”，弹出来一边敬烟一边说：“我就知道，今年国庆七十周年，侄子该回家乡看看了。昨日今朝大不同啰！你的车不仅能开到村，还能开到老家院子里呢！坐小车不是啥新鲜事，你看我就是坐儿子的车来接你的。”说着，拉起谭章的手，就往村部门外走。

谭章坐上张叔的车，沿路仔细看着家乡的变化。一路上，张叔喜笑颜开地说：昨日今朝大不同啊，你看村部东边的一片新厂房，原来那是十年九不收的雷公田，现在办起了专业养殖场；指着梁上一片林子说，原来种啥都不长的荒草坡，现在变成了板栗园；又指着岭子上一大片原来荒掉的黄板梯地说，这前几年就变成了中草药种植基地；再看老院子两边河沟的几百亩水田，现在是公司承包，生态有机稻谷种植示范园，农户既收土地费又给公司打工，挣双份钱呢……张叔正说得起劲，开

车的儿子插话道：这几年，不仅党和国家扶贫政策好，而且县里、镇里和村里派来的扶贫干部也扎实；既苦抓实干实帮，又挨家挨户宣讲新民风，扶贫更扶志呢。穷怕了的乡亲们，赶上了好时机，这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干劲，就特别大……

谭章一边洗耳恭听，一边刮目相看，这道路、这山林、这田野、这房子、这车子、这家乡人，真的是昨日今朝大不同，今非昔比了！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说。乡亲们脱贫致富，过上了美好生活，更让他无比自豪。刚才那一切的失意失落和疑惑，就都一扫而光。

车在老院子停下，谭章和张叔下了车，就见三五成群的乡亲，陆续走过来了。提着竹编篮子的，拿着藤编花瓶的，捧着木雕画屏的；也有提着几挂腊肉的，抱一大罐自酿拐枣酒的，还有背上一口袋新大米的一个个带着浓厚的亲情，赶过来看望他。他们自信满满地说：这些工艺品，都是公司加农户咱自己的手工艺；那些土特产品，也是企业加农户我们自己生产的，请拿到南方去品尝品尝，也帮家乡推介推介。可当谭章打开车门，想把准备好的大礼袋送给乡亲们时，他们却摆摆手一溜烟地走了。谭章见此情形就急了，提着几袋礼品追了几步，却被张叔大声叫停了：“谭家侄娃子哟，追啥呀！昨日今朝大不同啦，老黄历该翻过去了嘛！你那些东西，如今家家都有，而且存的还多呢……”

凝视满屋家乡的工艺品和土特产，谭章无比感慨：“昨日今朝真是大不同了”。

支撑我灵魂的，是曼斯菲尔德。那是在他乡的一个单位里，遇到一些艰难。也就在那时，无意在单位图书室里，看到了一本蓝皮的书，随手取了来，开始看。

这是曼斯菲尔德的一本书信，日记选。这本书的序言里，介绍了她的生平。书信和日记选，是按照她人生的一些阶段，编排的。

在每一个阶段，她的日记内容不同。最初的日记里，他和友人，丈夫，谈了她的写作，和对一些作家，以及作品的认识。对那些作家和作品，分析的是那样的透彻。对她的写作，她也有作家的见解。

在后边的日记里，因为她生了病，她既有对战胜病魔，重获新生，也有新的写作的渴望。她战胜病魔的方式，是医治，也是通过读书、写作来装点精神，遗忘病魔。在后期的日记里，她已经明白，不管怎样医治，不管她精神怎样强大，想战胜病魔，重获新生，有新的写作的计划，可是，病魔却在吞噬着她的肉体，重新生活的渴望，那些写作的计划，也都成为了梦想。

这时，她的精神，依旧没有倒下，珍惜最后的时光，在阅读、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安详离去。

曼斯菲尔德的精神，在那时，鼓舞了我。面对她，让我知道，我遇到的艰难，都不是事情。她的精神，感染了我，鼓励了我。让我珍惜时间，读书、写作。

后来，随着艰难远去，生活一点点的平静下来。我多么想读她写的小说，遗憾的是，找了许多地方，却没有能找到她的小说。我想，她的小说，一定特别的优美，能带给人力量。

也知道，她安葬在英国枫丹白露园了，遗憾的是，这生不可能去瞻望她。

曼斯菲尔德，倒在三十来岁的人生道路上。我是在三十岁左右，遇到的艰难。面对她的生命，我知道，老太太过眷顾我，让我在艰难之后，走的已经很久，很远，让我内心的愿望，一步步实行。尽管我的文字，目前依旧无处存放，却让我把我写的所有文字，整理了出来，在这些时间里，也写下了许多的文字。面对曼斯菲尔德，我知道，面对生命，我已经满足，没有遗憾。

我想到了卡夫卡。孤独的一生，是文学，成为他精神的强大力量，支撑他，写下了那些天才的文字。他的文字，在生前，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注意。而在他去世后，他的文字，注解了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里，人生活的境遇，诠释了人内心的世界。这些文字，感染了太多人，支撑着人的灵魂，带给人力量，让人懂得了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里的人和事情。

也许，在物化的时代里，事情注定是荒谬的，人性注定的扭曲的。

卡夫卡倒在了四十二岁的人生路途上。生前，他和他的文字一样，都是孤独和寂寞的。可是，在他的身后，他的文字，逐渐让人理解，感染了一代代人，注释了他身后的时代，他的文字，并不寂寞。

我也想到了路遥，王小波。

路遥也是倒在四十二岁的路途上。不过，路遥倒下时，他的作品，已经被人认可，获得了国内顶级奖项。

王小波，倒在四十七岁的人生路途上。他的作品，在最初的时代，一样不被认可，在生命的结束前的一些年里，才被发表，被人喜欢。是当代的卡夫卡，鲁迅。

我想，这些，都是天才。他们到这个世界上来，生命就像花儿一样绚丽，只是太匆匆，在感染了这个世界之后，就被上天收走。也许，在天堂里，他们依旧充满生机的活着，用他们的思想，精神的力量，感染和装点着那个世界。

我已经四十五岁。面对这些天才，我知道，我已经活得太久，老天对我，已经眷顾，在生命上，我知足了。

我知道，我不是天才，只是一个平凡，平庸的人。虽然内心充满了激情、梦想，却只能平凡，而平庸的活着。在未来的生命里，生命里，除了守候梦想，支撑灵魂之外，就是生死了。

面对这些天才，我对生命已经满足，我为老天对我的眷顾，给我足够的生命，而感到羞愧。

当这样想的时候，对这些天才，越发充满了敬仰、膜拜。他们也成为我精神的力量，让我不管遇到多大的艰难，都会学好好活着。

而当活到大过的平庸，庸俗时，又想到他们的精神和力量，告诉自己，要珍惜老天给我的生命，足够的岁月，迈开脚步，去追寻梦想。纵容成为不了天才，也成为不了梦想的宫殿里的人，却愿意成为天才身旁的一粒沙子，一株小草，一朵小花，能陪伴他们，内心里，就充满精神的力量，不再感到孤独、寂寞。

那些天才

■ 余继泽



走出松花岭

■ 曹宁



人的一生，大富大贵也好，穷困潦倒也罢，都有一个困惑：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个困惑当然很哲学，如同尘归尘土归土。尘土自有归宿，可以不管，但我们从哪儿来却永远不得不去探究。地理的故乡与心灵的归宿同样重要。譬如我的母亲，六十多年了，至今思念她的故乡，虽然这个故乡她从没回去过，也从没有过任何记忆，但她就是念念不忘。

母亲所说的故乡只有一些模糊的地名了，镇安县长哨河，黄土凸，孙家扁，还有木王坪，这些地方都居住过，现在也不知道还有这些地方没有，不过木王山森林公园听有名的。这些地方，母亲也没去过，只是听长辈说的。母亲的爷爷在八十四岁的时候去世了，奶奶走的更早，在三十六岁就去世了。而母亲的爷爷奶奶，我的太爷太奶在去世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们生存过的地方。当年，也就是1929年（民国十八年），历史上的大灾荒开始于这一年一月十四日，我的祖上一家五口，沿途讨饭、躲灾，几经周折后落脚于秦岭北麓深处的小峪河，一个名叫松花岭的地方，并从此在此安家生活过日子。

我在松花岭长到16岁，然后过了长安进了西安，上学、工作，在西安城里讨生活，至今二十多年了。如今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一条秦岭隧道贯通南北，人们出行再也不用翻山越岭了，但在我的记忆里松花岭这是一条古道，偶尔有经商的人路过，落脚借宿。门前有一条河，清澈见底，老家门口有棵桃树，是来往的客商临时歇脚和我儿时纳凉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这儿依然是梦境里最美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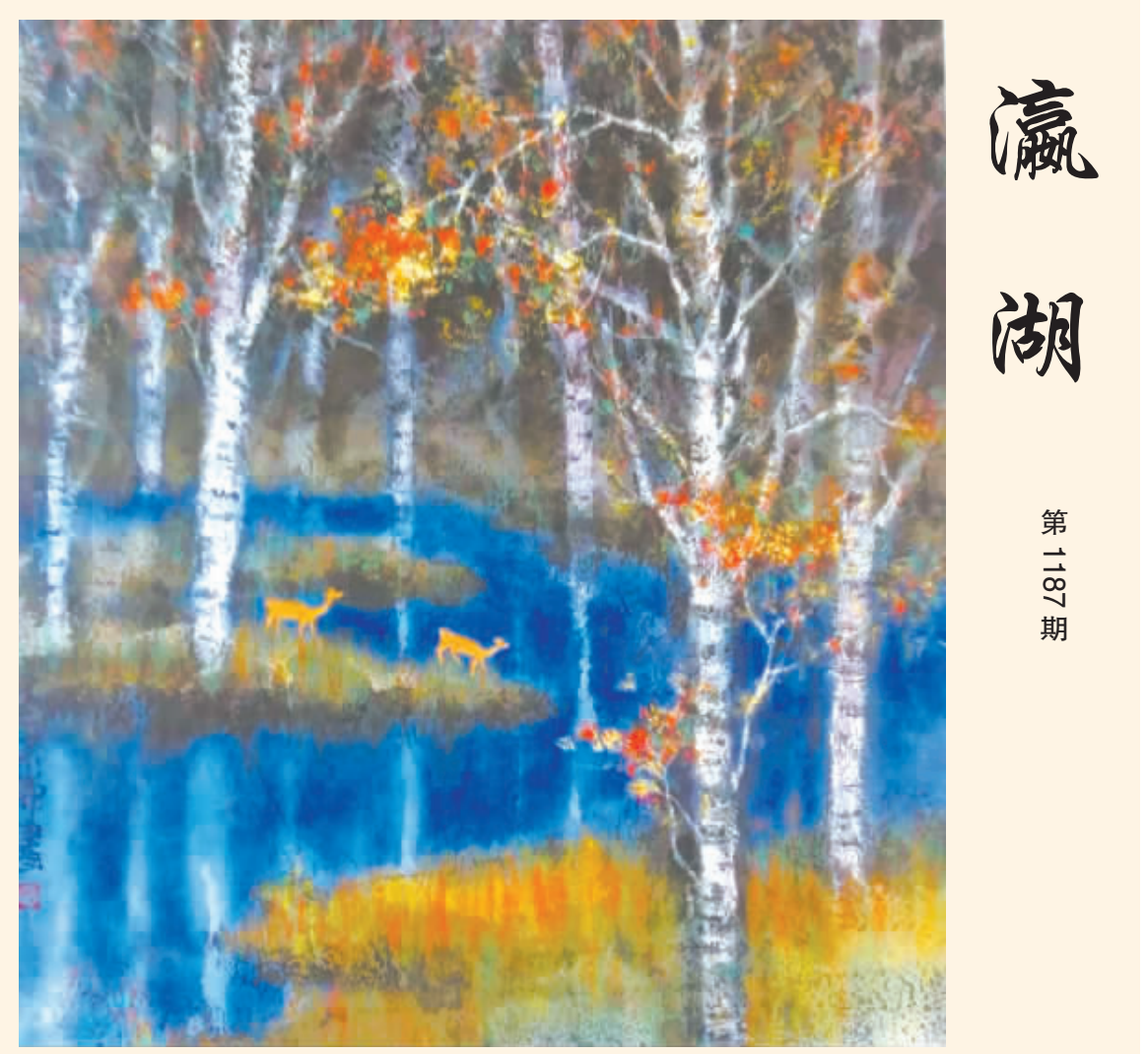
我走出了松花岭，同我的父辈一样。他们从秦岭山中到了长安小峪，我从松花岭进了西安城，将来我的孩子的生活视野也许更宽。我们不停地移动迁徙，不仅仅是因为生活，而更多的我们向往更大更多更好的生活。但我们又不可能忘却自己的过往，如同我，我现在的微信名也起成了走出松花岭，因为我是从这里出生，这里走出大山的。

母亲的过往情结更严重，她一直念念不忘她的镇安老家，虽然她出生在长安县的小峪，但她坚定地认为她的老家在秦岭的那一边。1958年，她还很小的时候，她的爷爷曾回过老家一次，那次她差点同行，但最终没能翻过那高高的秦岭。后来，我的爷爷有回去过两次，爷爷还一直念叨要回去，而且一直还说要领着我们这些晚辈回去祭祖宗，但终究因那原因没能成行，爷爷最终也没能等到那一天，他永远长眠于小峪沟里的一块山坡上了，正对着秦岭南边。

母亲姓曹，她的爷爷只有一个男丁，她的爸爸只有她一个女儿。我随母亲姓曹，而不是随父亲姓段，如果我不姓曹，母亲连一个念想都没有了。按着排行，我应该叫曹宪宁，我的女儿应该叫曹允溪。但我给女儿起名叫曹晓溪。小溪多好，就如这秦岭山中的水，清澈透明，在大山的怀抱里静静流淌，她来自于大山，我希望她不忘本。

我一直有个想法，希望哪一天能陪母亲回去一趟，看看她的老家。

虽然听人说太爷爷的老宅子修高速的时候已经被推倒了，亲戚们也各走东西，可故乡还是故乡；我也想有一天能带着我的女儿曹晓溪回去看看，看看我的祖先生活过的地方，给她讲讲我的记忆里的有些事，我写下这些只是为了让她知道她的爸爸她的奶奶是从哪儿走出来的，以前发生了什么……



林中

寇宗鄂 作

瀛湖

第1187期

茨沟是一条沟

■ 王娅莉

茨沟是一条沟，它有沟的特点，山高，逼得天往上升，天空就像一个蓝斗笠，扣在莽苍丛林之上。茨沟的树不高，却一棵一棵直立着，像人脸上的短髭。

秋梨木，枫树，救命粮，喜欢凑在一起长，几场秋雨过后，像有人喊了口令，几座绵延的山岭，一下子照亮了人的眼。仿佛一个黑老汉喝多了拐枣酒，红着脸，踉踉跄跄在沟里走着。

沟里的水看惯了山的多变，始终轻轻悄悄地流着，滋养着岸边的野草，绿毛的鸭子，和白毛的水鸟。水浅，水底的石头就在透明的水里浮着，水深的地方，生了茸茸的青苔，小鱼小虾在青苔里躲着。

茨沟的路在水边，在谷底，走着走着寂寞感就出来了。很久不见人家，也听不到什么声音，大山就是消音器，把噪音都屏蔽了。城市里的人一拨一拨地来，找的就是寂寞感和小我的存在感。

茨沟的人家，有整齐的楼房，打了水泥地面，院子边的园圃，菜叶肥绿。拐枣树多，乌黑的枝子上挂了一串串果实，柿子树多，柿子熟透了，红通通的，衬着瓦蓝色的天，活脱脱一幅油画。茨沟人爱美，院子边总有花，多是月季、菊花，也有人种一棵银杏树，立在院子中央，秋风一起，就飘洒成一首诗。

茨沟的学校，有明亮的窗户，整齐的校舍，墙上大字书写——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天黑下来之后，只有学校的灯，和天上的圆月亮着。

茨沟的人懂得致富，懂得酒香不怕沟深。他们酿拐枣酒，柿子酒，甜杆酒，酒香一直飘到沟外。他们办各种宴席，辣子鸡，豆腐宴，大灶饭，每一家的菜饭都有特

点。上一壶温热的老酒，来一盘香脆的锅巴，要一盆原味的辣子鸡，你会觉得人生幸福不过如此。让胃满意，也就让心满意。

茨沟人善于打造自己的家园文化。茨沟卫生院各个诊室整洁规范，古色古香的中医院，有文雅的名字。茨沟的民宿、水街、漂流、革命基地，都是基于地势修建。茨沟的慈善组织，老年大学，办得热热闹闹。茨沟有自己的节日，红叶飘飞是最盛大的邀请函。

人们喜欢钻到这深沟里，待一天不出去。他们把自己交给一片山岭，如同把自己交给灵魂摆渡人。

他们去看望百岁老红军，老人转战南北，有许多发亮的勋章，尚俊着背，眼神锐利，还能给每个人敬礼。老人退役后，默默过了大半生，用青石板盖了房子，黄石板砌了台阶，引来山泉水浇灌菜园，建了猪圈和牛圈。

他们去王莽山看红色教育基地。一地踏三界，山岭起伏如潜伏的兽，树木森森，大风生于谷底。登上瞭望塔，胸中便有豪气，也学着指点一番江山，心想自己还可以奋斗几十年。

他们去看望贫困户，给上学的孩子送去关心。发现茨沟人虽穷，院子却很齐整，青石板铺了路，还种了一株救命粮，修剪成苹果型。大竹匾里，晒了菜干。他们眼神纯净，懂得感恩。

茨沟是条逼仄的沟，逼仄得如同人生困境。山是寒山，水是瘦水，石是顽石。茨沟在高速公路边，车急匆匆地走，茨沟人的生活却依然缓慢而宁静，丰美而单纯，他们给了外来人以生命的教诲。

月河的水清了

■ 越河耕夫

月河的水清了这是今年深秋传来的最好消息这条伴我童年成长的河流啊让我出走半生心中依旧牵挂如初

它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还是儿时记忆里那清秀静谧的模样月河的水清了

这条从大巴山凤凰山麓孕育出来的河流啊千百年来奔流不息

潺缓而歌历经沧桑饱经风雨在悠悠岁月侵蚀之下百转千折伤痕累累

月河的水清了垂钓者把肥美的鲤鱼带上了岸月河里草滩也开始茂盛生长月河的创伤在慢慢愈合

纵然它的河床坑坑洼洼起伏不平纵然它的河岸大牙交错荒草丛生但是它的河水清了

月河的水清了这是多年来的期盼

虽然这代价有些沉重那是月河儿女用生命换来的清流呵希望能够持久些再持久些

月河的水清了这本应该是奔走呼告的事情可是，一想起上游化工厂事故中逝去的生命

不见高兴唯有忧伤谁知道月河的清流还能够持续多久

谁知道月河的伤痕要多久才可以恢复如初

月河啊这条烙下生命印记的母亲河无论是童言无忌还是皓首苍苍

我们都期待你芳华依旧我们都感谢你润泽万物我们都祝福你清水长流……

